

下册

陈君昌

著

魂飞情荡——捧雪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

下册

陈君昌 著

魂飞情荡一捧雪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豫新登字 07 号

魂飞情荡一捧雪

陈君昌著

责任编辑 李明性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安阳市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24 印张 479 千字

1993 年 2 月第 1 版 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6,000 册

ISBN7-80538-455-X/I·192 定价 11.60 元

内 容 提 要

明朝嘉靖年间，稀世珍宝“一捧雪”的主人莫怀古，在苏州知县任上，将作恶多端的国公张志伯的干儿子除掉。张志伯和亲家严嵩密谋，将莫调进京，寻机加以陷害。在海瑞、戚继光的支持下，莫怀古和张、严二奸相进行了生死之争。围绕“一捧雪”，莫家三代历尽艰险，家破人亡，颠沛流离，血溅黄沙，终于保住了这件传世珍宝。

“一捧雪”的传奇曾广泛流传。“文革”期间这件珍宝在新野县被发现，引起广泛轰动。作者查阅了大量资料，历时四年，写出了这部扣人心弦、催人泪下的长篇历史小说。

封面上的玉杯乃是“一捧雪”的彩照。

第三十六回

赏珍奇激怒丞相 讨圣旨夤夜入朝

东方剑看牡丹飞马而去，急得要命，便追上喊道：“师妹——你快转来——使不得的——”

牡丹哪管这些，只是扬鞭催马，兀自赶路。

东方剑看她如此任性，便施展“飞龙追影”的轻功穷追不舍，当快追上枣红马时，便“嗖”的一个“燕子抄水”跃至马前，然后两手伸出就是一个“童子拜佛”，“噌”地一声，竟死死地抓住马笼头了。

这一抓非同小可，竟把马儿惊立起来，险些把牡丹摔下马了。东方剑吃惊不小，忙来个“千斤坠”稳着马儿，说道：“师妹，这深更半夜的，你一人行走，会出事的。”

牡丹看是东方剑拦住马头，不禁纤手一指，怒道：“东方剑！你少管这些，放开！”

东方剑哪肯放手，说：“师妹，想去了咱们明天一道去，或许，我还能帮你一臂之力呢。”

牡丹气极，怒道：“你给我滚开！”说着，便“刷”地拔出宝剑直刺过去。

东方剑眼疾手快，“狮子摇身”，躲过一剑。这一躲，一剑下去把马耳削掉一半。马儿疼得乱蹦乱跳，一个蹶子，竟把牡丹抛上天了。幸亏牡丹轻功了得，只见她一展一舒，稳稳着地，尚未站定，剑花一挽，直刺过去。

东方剑看一剑刺来，急忙跃开，跟着说：“师妹，还是转去吧，明日再说。”

牡丹怒道：“你少管这些，我宁死也要去看个虚实。”说罢转身寻找马儿。谁知马儿早惊跑了。她索性不要坐骑，拔腿就走。

东方剑看拦她不住，也就作罢，继而说道：“师妹，我也跟你去。”

牡丹咬牙切齿地：“你给我滚开！滚开！”跟着回身就是一剑。这一剑出手之快，势道之烈，搞得东方剑难以招架，慌乱中，便来个“壁虎游墙”，闪身躲过，跟着求道：“师妹，你不要逼我了，我是想去与你报仇。”

牡丹吼道：“少废话！不许你再追我一步。”说罢，便施展“登萍渡水”的轻功飘然而去。

东方剑看她带怒而去，暗道：一个女孩家，又有这么远的路程，一旦遇到强敌，怎么了得？不行，一定得同她一道。想到此，便也收腹提气，施展轻功，一阵风地跟她去了……

今晚严府的花园里特别热闹，除了光禄寺正卿莫怀古没有到外，整个朝内的文武百官全部到齐。汤勤为了在这盛大的“赏月观宝”会上露一鼻子，于是又搅碎脑汁，挖空心思地忙了一天。特别是府门外，安排得比莫府“牡丹会”时还

要气派。彩门是分大、中、小连环套着。居府门有百米左右是个大彩门，这彩门高二丈二，宽二丈二，上边挂着八只彩灯，这彩灯又对出“欢迎光临，赏月观宝”的八个字来。左右两边从上到下各挂着七只彩灯，两边的彩灯上，又分别对出一幅对联来：

赏月色心旷神怡，

观珍奇延年益寿。

横披和对联的彩灯合起来，恰恰也是个二十二。这第一道彩门上的三个二十二的拼凑，是象征着嘉靖二十二年。

小彩门是挨着府门搭起来的，高八尺，宽八尺，上边挂着八只带字的彩灯，这象征着八月了。门两边刷着一幅长联，上联是：

圆月含羞笑，笑脸相迎，迎满朝文武光临；

下联是：

玉杯挺传奇，奇事呈献，献各位大人赏心；

横披是那八只彩灯：花好月圆，皆大欢喜。

中间这个彩门，高一丈五，宽一丈五，上边又挂着十五只彩灯，这象征着月半十五了。

赏月观宝会的中心场所是在花园内万花楼门前的空场上。只因花园太大，为了使场地集中些，又特以分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中挂了五五二十五只写着字的五色彩灯。

东边的彩灯上写着：东方甲乙木；

西边的彩灯上写着：西方庚辛金；
南边的彩灯上写着：南方丙丁火；
北边的彩灯上写着：北方壬癸水；
中间的彩灯上写着：中央戊己土。

台阶下的正中放着一张八仙桌，桌两边插着两只硕大的红蜡烛，桌当中放着那个陈古、精致而又包着红绸、绾着花结的小方盒儿。

上首是严嵩在坐，左边是严世蕃，右边是汤勤，下边按外八形摆了几十张桌子，又分官职的大小依次就坐。

这时，严二匆匆跑过来，把信递给严嵩道：“启禀相爷，莫大人因病不能前来。”

严嵩接过信，看也不看地置于案上，极不满地：“他的病也来得太巧了，恰恰在我举办赏月观宝会时，他竟得了病。”

严世蕃冷笑道：“哼！恐怕是心病吧。”

严嵩道：“不管他了，人已到齐，上酒上菜。”

一声令下，众家人很快就把酒菜上齐了。

严嵩看酒菜上齐，起身笑道：“诸位！今晚乃中秋佳节，恰恰老夫又得一件珍宝，故而将大家请来赏月观宝，一饱眼福。”

众人皆激动地：“多谢相爷。”

严嵩看有人站起，一摆手说：“坐下，坐下，听我与大家讲一讲这只神杯的来历吧。”

众位皆乐哈哈地坐下了。

严嵩却站在那里，就把在汤勤面前听到那些，又添枝加叶，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。

众人听了，无不称奇。

张志伯激动地：“老亲家，你可真是好造化，竟得到这么神奇的玉杯。”

陆炳也笑着说：“老相国能得到此杯，确实造化非浅，我们今晚能看到这等绝世之物，也确实有眼福，有眼福呀。”

于是，在场的文武官员都赞不绝口。那严嵩激动地：“世蕃，将宝盒打开，取出‘一捧雪’，斟上酒让大家欣赏。”

严世蕃起身，拱手笑道：“儿遵父命。”然后抱过小盒儿，解开花结儿，打开木盖儿，取出玉杯放在桌上，继而操起酒壶，便小心翼翼地往杯内斟酒。那料杯内早已斟满，却不见里边“闪光”、“飞雪”。严世蕃感到奇怪，自言自语地：“咦！这是怎么了？”

严嵩见杯内平平无奇，确也慌了，忙起身望着玉杯，半天才说：“这，这是怎么会事？”

汤勤心里一怔，起身说：“让我瞧瞧。”忙端起玉杯，上看看，下瞧瞧，然后失望地：“相爷，此杯是个假的。”

严嵩听了大怒，击案吼道：“好一个莫怀古哇，你竟敢戏弄老夫？世蕃！速发兵踏平莫府，搜出玉杯。”说罢气咻咻地走去了。

“遵命。”世蕃应着，又冲众客人吼道：“送客！送客！”说着，他也怒冲冲地去了。

汤勤看世蕃走去，于是也紧紧地跟在后边。

这些文武官员们，都是伸长脖子，瞪大眼睛，聚精会神地观看杯内地变化，谁知看了半天是个假杯，也都泄了气！他们正在面面相觑地感到失望时，又听严嵩喊着要发兵踏平莫府，这才明白一二，于是，他们又替莫怀古捏了一把汗，正在替莫怀古担忧，忽听世蕃喊着送客，这些文武官员们，看着这满桌子的酒菜，一个个狼狈不堪地离席而去，不欢而散了。

客人们全走完了，汤勤精心布置的“赏月观宝”的会场上，只留下不会说话的桌椅板凳和满桌子没有打动的丰盛酒菜。

这些家郎院公、丫环仆女们，看到这个阵势，也不敢轻举妄动地收拾场子——况且主人又没有吩咐，只有躲在暗处听候命令。

这时，只见一位大臣匆匆转来。

此大臣不是别的，正是国公张志伯。他本来也和那些大臣一样，灰灰溜溜地走去了，然他和其他人的心情大不相同，高兴坏了。他一边走一边想：亲家要发兵踏平莫府，正合吾意。你莫怀古杀我干子，罚我俸禄，这一次，也到我报仇的时候了。又转念一想：不对！那莫怀古也是朝内一位大臣，能随便发兵去抄杀吗？起码得讨个圣旨，不然的话，恐怕此仇难报。所以他转来了，准备与亲家商量个讨旨的法儿。

再说严嵩，自从他在朝内做官以来，从未在众多的文武面前丢过人，出过丑。今日莫怀古给个假杯，在这样的场合下，竟搞得他狼狈不堪地下不来台，焉能不气？他进得楼来，

气咻咻地坐在椅上，捶胸顿足地骂个不停。就在这时，只见张志伯走进门来，起身说道：“你来的正好，咱们计划一下，看是怎么收拾那厮。”

张志伯道：“我就是为此而来的。像那莫怀古，也算是朝内一位大臣，若没有旨意，能轻易发兵抄斩的嘛？况且他府上高手甚多，要想对付他们，必须设法上殿讨旨。”

严嵩想了想，说：“上殿讨旨，倒也不难，不过，还得有个相当的理由才成。”

张志伯沉思片刻，说：“就说他隐藏国宝，欺藐皇上，你看如何？”

严嵩喜道：“言之有理。亲家，咱们两个联名上奏，一同见驾，你可愿往？”

张志伯道：“正合吾意，来来来，咱们现在就作奏章吧。”

严嵩大喜，便来到案前，铺开素色折本，又在驼峰笔架上取出一支象管兔毫笔，挥笔写道：

臣严嵩、张志伯，诚惶诚恐，稽首顿首，谨奏，
为逆贼欺君，藏宝不献，亟请严旨，立除逆贼。窃见光禄寺正卿莫怀古，家藏隋朝珍宝‘一捧雪’。此物乃国家所有，皇上御用，一介微员，竟敢藏而不献，岂不是藐视当今天子。

臣等受国恩深重，虽肝脑涂地，亦难仰答高厚于万一。睹此逆贼，欺君太甚，乞将莫府满门抄斩，

以警将来。

、一、谨据确实以闻，臣等不胜待命之至。嘉靖

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夜。

他二人字斟句酌地作好奏章，正要出门上朝，张志伯突然想起，说：“慢！能不能再搞些那厮的谋反证据来，岂不更好。”

严嵩说道：“亲家言之有理。不过，想找莫怀古的谋反证据，恐怕一时难以找到。”

张志伯道：“亲家，那汤勤在莫府多日，何不把他传来一问，或许能找到一点线索？”

严嵩听了大喜，随差家人，唤来汤勤。那汤勤进来施礼道：“相爷唤我，有何吩咐？”

严嵩道：“你可知莫怀古有没有谋反之心？”

汤勤想了想，说：“小的在莫府那些天，从未听到过他有什么谋反的言行。”

严嵩道：“你过细想一想，若能找到一点痕迹，我保你进官加爵，连升三级。”

汤勤听了，心中大喜，于是眼珠一转，想起来了，不禁高兴地一蹦多高：“有了，有了。”忙在身上掏出以前在莫府捡到的那首诗，递给严嵩道：“请相爷过目。”

严嵩迫不及待地接过，展开一看，只见上边写着：

人生如梦幻，匆匆几十年，

再过几度秋，白发一二三。

莫怀古草书于嘉靖二十二年四月三日

严嵩看罢，心里顿凉，长叹一声说：“唉！这是一首‘咏叹’诗，能有什么用处？”

汤勤笑道：“相爷，虽说这是首‘咏叹’诗，但我只有三笔，就能叫他变成‘谋反’诗了。”

严嵩似信非信地：“快快写来我看。”

汤勤忙来到案边，将纸铺好，操起竹笔，在那“二”字下边写个“人”字，又在“三”字中间划了一竖。刚一写完，严嵩和张志伯拍手赞道：“改得好，改得好。”

且不说他二人怎样上朝，再说皇上朱厚熜，今天晚上，他特以在御花园内的花亭下备了一桌御宴，同皇后和太子饮酒赏月。

说真的话，自从海瑞冒死把娘娘和太子保出冷宫后，他母子每时每刻都在惦念着救命恩人——海瑞。莫看今晚上酒醇、花香、月明、景好，还有当今皇上陪伴，然张元春闷闷不乐，长吁短叹。皇上看元春如此不快，忙笑着问：“卿往日见朕，欢容笑语，怎么今晚愁眉不展，却是为何？莫非有什么不足么？”

张元春忙跪下道：“妾该万死！臣妾市井下贱，蒲柳之姿，蒙陛下不弃，列为嫔妃，真是恩施二天，皇恩浩荡！受恩既深，常恐不足以报高厚，臣妾实有下情，敢冒奏天颜，伏乞恕罪。”

世宗皇上忙扶起元春，一笑说：“爱卿不必大礼，快快请起，有事当讲无妨。”

张元春这才落了座，一笑说：“像那海瑞，昔日救我父母之命，如今又保我母子出了冷宫，何谓恩高万古。然他出任江西，千里之遥，思念不能见，有恩不能报，何不把他选进京来，委以重任，一来那海瑞作事正直，能与皇上辅佐朝政，二来嘛，臣妾也有相见和报恩的机会了，伏乞陛下恩准，臣妾之幸甚矣。”

皇上笑道：“这有何难，可眼下朝内满员，还须等些日子，一旦有美显之缺，朕自有安排。”

十三岁的载坻听了，忙跪下说：“儿臣有下情，叩乞父王恩准，容臣启奏。”

皇上扶起太子道：“小小年纪，有什么下情，有话请讲好了。”

太子一本正经地：“古人云，有恩不报非君子。像那海公有大恩于我母子者，故而母后奏请父王一说。方才父王说要等些日子，保个美显之缺。恕儿臣直言，像那美显之缺，也不知到猴年马月方能碰到。如不然先将他请回京来，在宫内住上三日两晚，我母子便好好地报达报达。伏乞父王恩准，儿臣无不幸甚矣。”

太子的一席话，把个皇上和皇后都逗乐了，皇上笑道：“年岁不大，讲出话来倒有几分理儿。好吧，待朕下道圣旨，请他回京就是。”说罢命内侍笔墨侍候。然后便书一旨意，交与御差——命他日夜兼程，江西而去……

御差刚走，忽听景阳钟“咣咣”几响。

皇上闻之一怔，忙起身道：“夤夜之间，何人撞钟？相比是又有什么特大要事。”对他二人一笑说：“二位爱卿少候，寡人去去就来。”说着，便同一群内侍金殿而去。

来到殿角，忽见司礼太监来报：“启奏陛下，丞相严嵩和国公张志伯有要事参奏。”

世宗道：“知道了。”说着走进宝殿，在九龙绣墩上坐下后，说：“宣严嵩、张志伯上殿。”

众内侍打开龙门，向外喊道：“皇上有旨，宣严嵩、张志伯上殿——”

“臣谢万岁！”他二人呼罢，忙上殿跪在阶下道：“参见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”

皇上道：“二位卿家不必大礼，快快平身。”

“谢万岁！”二人起身，站在一旁。

皇上道：“二位爱卿有何本奏？”

严嵩忙取出奏章，双手捧着，说：“臣等为君国大事，望陛下过目。”

世宗不知为着何来，忙道：“呈上来。”

一内侍接过奏章，递给皇上。

那皇上接过看了一遍。谁知他不看便罢，一看放声大笑起来。

第三十七回

锦衣卫暗中捎书 欧阳家舍己为人

二贼见皇上看罢奏折笑了，不由心里一沉，暗道：由此看来，这一本是难以准了。正在想着，忽听皇上说：“二位卿家，莫怀古乃一位直臣，黎民爱戴，莫说他藏了一只玉杯，就是两只，又何必如此认真呢？二位下殿去吧。”

严嵩听了，心里顿凉，然他仍不死心，又硬着头皮拜道：“启奏陛下，像这‘一捧雪’并非寻常之物，乃是隋朝时炀帝的心爱御玩，此杯夏日无冰自凉，冬天无火自温，还会闪光、飞雪，确是一件绝世珍宝。象这稀世之物，只有皇上方能用得，莫怀古乃一介微员，暗藏此宝，一来藐视皇上，二来大有谋反之心。”

皇上听了一笑说：“一个小小的莫怀古，竟有这么大的野心？”

张志伯也跪下奏道：“臣乞陛下，那莫怀古确实野心勃勃。自从他到京以来，便一年一度搞个什么‘牡丹会’，邀请满朝文武饮酒赏花。与其说是饮酒赏花，倒不如说是笼络人心。这些年来，他和朝内很多官员都有来往，特别是海

瑞、陆炳、戚继光，竟自亲如同胞一般。莫贼多次指示海瑞与丞相作对。这也难怪，丞相乃陛下的爱臣，一只膀臂，篡权夺位，有碍眼者，故而挟制。皇上若不信，臣手下现有莫怀古的‘反诗’一首，望陛下龙目一现。”说着，便在袍袖内取出一纸，双手捧着。

皇上似信非信地：“呈上来。”

一内侍接过，献给皇上。皇上接过看了一遍，暗道：……再过几度秋，白发一天王。由此看来，莫怀古确有夺我“天子”“王位”的野心。难怪他搞个“牡丹会”，原来是笼络人心，结党营私，等待时机，夺我江山。想到此，怒道：“好一个莫怀古呀！你竟敢欺藐寡人，谋我龙位，孤家岂能与你干休？”于是抓起御笔，书一圣意，写毕喊道：“御林军听了。”

众御林军出班，拱手道：“在！”

皇上道：“速去莫府，将莫怀古拿下，交与‘三法司’审理，不得有误。”还没等御林军回话，严嵩拦道：“陛下且慢，臣有下情。”

皇上怒气未消，将手里的圣旨放下道：“既然莫怀古犯了‘欺君’、‘谋反’之罪，难道不该会审么？还有什么下情？”

严嵩忙叩头道：“陛下且息雷霆，微臣确有以下情，叩乞皇上恩准，容臣启奏。”

皇上念起严家为他出力甚大，于是一摆手道：“严爱卿不必大礼，快平身说来。”